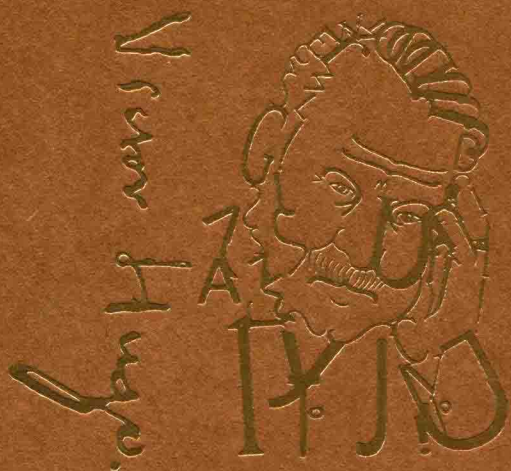


雨果文集

柳鸣九 主编

第六卷 小说卷

悲惨世界 下 李玉民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6

雨果文集

悲惨世界 下

李玉民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目 录

第六卷 小伽弗洛什	1
一 风的恶作剧	1
二 小伽弗洛什借了拿破仑大帝的光	5
三 越狱的波折	29
第七卷 黑话	43
一 源	43
二 根	51
三 哭的黑话和笑的黑话	60
四 两种责任：关注和期望	65
第八卷 销魂与忧伤	69
一 充满阳光	69
二 美满幸福醉倒人	75
三 阴影初现	77
四 Cab, 英语是滚, 黑话是叫	81
五 夜间之物	90
六 马吕斯回到现实, 住址给了珂赛特	91
七 年老心和年轻心开诚相见	98

第九卷 他们去哪里?	111
一 冉阿让	111
二 马吕斯	113
三 马伯夫先生	116
第十卷 1832年6月5日	121
一 问题的表象	121
二 问题的实质	125
三 一次葬礼:再生之机	133
四 沸腾的场面历历在目	139
五 巴黎的古怪	144
第十一卷 原子同风暴称兄道弟	147
一 伽弗洛什的诗来源的几点说明, 一位学士院院士对此诗的影响	147
二 伽弗洛什向前进	150
三 理发师的正当愤怒	154
四 孩子惊遇老人	156
五 老人	159
六 新战士	162
第十二卷 科林斯	164
一 科林斯创业史	164
二 先议为快	170
三 夜色逐渐笼罩格朗太尔	181
四 力图安慰于什卢寡妇	185

五 准备	189
六 等待	191
七 在劈柴街入列的那个汉子	196
八 关于也许名不副实的勒·卡布克的几个问号 ...	200
第十三卷 马吕斯走进黑暗.....	205
一 从普吕梅街到圣德尼区	205
二 巴黎鸟瞰图	208
三 边缘	211
第十四卷 绝望的壮举.....	217
一 旗——第一幕	217
二 旗——第二幕	220
三 当初伽弗洛什还不如接受安灼拉的卡宾枪	223
四 火药桶	225
五 若望·普鲁维尔诗的终句	228
六 生也苦死也苦	231
七 计程能手伽弗洛什	236
第十五卷 武人街.....	240
一 吸墨纸，泄密纸	240
二 流浪儿敌视路灯	248
三 在珂赛特和都圣睡梦之时	253
四 伽弗洛什的过度热忱	255

第五部 冉阿让

第一卷 四堵墙中的战争·····	265
一 圣安托万城郊区的旋涡， 神庙城郊区的险礁 ·····	265
二 深渊中不交谈，又有什么可干？ ·····	273
三 明与晦 ·····	278
四 减五加一 ·····	280
五 街垒顶上放眼望 ·····	287
六 马吕斯怔忡，沙威干脆 ·····	291
七 形势严重 ·····	293
八 炮手引起重视了 ·····	297
九 运用偷猎者的古老技巧和这种百发百中的枪法 影响了 1796 年的判决 ·····	300
十 曙光 ·····	302
十一 弹无虚发，却不伤人 ·····	306
十二 混乱维护秩序 ·····	308
十三 掠过的希望之光 ·····	312
十四 安灼拉的情人留名处 ·····	314
十五 伽弗洛什出击 ·····	317
十六 长兄如何成父亲 ·····	321
十七 死去的父亲等待将死的儿子 ·····	330
十八 秃鹫变成猎物 ·····	332
十九 冉阿让报复 ·····	336
二十 死者有理，活人无过 ·····	339

二十一	英雄们	348
二十二	步步进逼	353
二十三	俄瑞斯忒斯挨饿, 皮拉得斯大醉	357
二十四	俘虏	361
第二卷 利维坦的肚肠		364
一	大地富了海洋	364
二	下水道的古代史	368
三	勃吕纳梭	372
四	鲜为人知的细节	375
五	现时的进步	379
六	未来的进步	381
第三卷 出污泥而不染		385
一	阴沟及其惊人处	385
二	说明	391
三	跟踪	393
四	他也背负十字架	397
五	流沙阴险似女人	400
六	地陷	405
七	有时以为到岸却搁浅	407
八	撕下的一块衣襟	410
九	行家看马吕斯似已殒命	416
十	不要命的孩子回来了	420
十一	于绝对中动摇	422
十二	外祖父	424
第四卷 沙威出了轨		429

第五卷	祖孙俩·····	441
一	旧地重游，又见钉有锌皮的大树·····	441
二	马吕斯走出内战，准备家战·····	445
三	马吕斯进攻·····	450
四	吉诺曼小姐终于不再小视割风 先生腋下夹来的东西·····	454
五	现金存放在森林远胜交给公证人·····	460
六	二老各以不同方式为珂赛特幸福尽力·····	462
七	幸福萦绕依稀梦·····	471
八	两个无法寻到的人·····	474
第六卷	不眠之夜·····	478
一	1833年2月16日·····	478
二	冉阿让总吊着手臂·····	489
三	形影不离·····	499
四	“不死的肝脏”·····	502
第七卷	最后一口苦酒·····	507
一	七重天和天外天·····	507
二	披露中的模糊处·····	525
第八卷	人生苦短暮晚时·····	533
一	楼下房间·····	533
二	又退几步·····	538
三	他们忆起普吕梅街花园·····	541
四	吸力和止息·····	546
第九卷	最终的黑暗，最终的曙光·····	548
一	怜悯不幸者，宽宥幸福人·····	548

二	最后闪亮灯油尽	551
三	割风马车当年扛得起， 羽毛管笔如今也嫌重	553
四	墨水却还人清白	556
五	黑夜后面有光明	575
六	荒草掩蔽雨冲洗	585
题解.....		587

第六卷 小伽弗洛什

一 风的恶作剧

从1823年起，蒙非郇客栈渐渐败落，虽未跌进破产的深渊，却陷入一笔笔小额债务的泥坑里。在这期间，德纳第夫妇又添了两个孩子，全是男孩。这样，总共有五个了，三男两女，未免太多了。

两个晚生的还很小的时候，德纳第婆娘就把他们抛弃了，心里觉得特别松快。

用“抛弃”这个字眼很恰当。这个女人天性残缺，不过，这种现象也并非只此一例。德纳第婆娘同德·拉莫特—乌当库尔元帅夫人^①一样，做母亲只限于爱自己的女儿。她的母爱在女儿身上竭尽了，而她对人类仇恨则从儿子身上开始。冲儿子那一面，她的狠毒是陡直的，她的心在此处形成一道阴森的绝壁。正如我们所见，她讨厌大小子；她也憎恶另外两个儿子。为什么呢？不为什么。最可怕的缘由和最无可争辩的回答，就是：“不为什么。”

“我可不想养活一大窝孩子。”这个母亲如是说。

德纳第夫妇如何甩掉两个小儿子，甚至从中捞点儿好处，现在来解释一下。

在前几页中，我们提过一个叫马依的姑娘，她从吉诺曼老头那里争得了两个孩子的抚养费。当时她住在切莱斯廷河滨路小麝香老街拐角：那条街已竭尽全力，要将自己的臭名声变成香气。^②大

① 德·拉莫特—乌当库尔元帅夫人（1623—1709）：法兰西儿童会总管，有三个女儿，均为公爵夫人。

② 那条街原名为“暗娼街”，作者故意调侃。

家还记得三十五年前，塞纳河沿岸街区流行白喉，医学界还利用那次机会，大规模试验明矾喷雾剂的疗效；后来，那种疗法由更为有效的外用碘酒所取代。就在那场传染病流行期间，马依姑娘两个男孩年龄很小，早晨一个傍晚一个，一天当中就全死了。这是一次沉重打击。两个孩子是母亲的宝贝，他们代表每月八十法郎的收益。那八十法郎按时领取，由吉诺曼先生的年息代理人，住在西西里王街的退休公证人巴尔日先生付给。两个孩子一死，抚养费也就随之埋葬了。马依姑娘得赶紧想法子。她所在的邪恶的黑社会中，大家什么都知道，相互保密，但又相互援助。马依姑娘急需两个孩子，德纳第婆娘恰好有两个。都是男孩，年龄又一样。这一边好交代，那一边也好安置。两个小德纳第就成了两个小马依。马依姑娘从切莱斯坦河滨路搬到钟孔街。在巴黎，一个人从一条街迁到另一条街，身份也就改变了。

民政部门没有接到任何申报，也无从干预，冒名顶替便一举成功。只有德纳第提出要求，出借孩子每月收十法郎费用，马依姑娘接受了，并按期付钱。自不待言，吉诺曼先生继续尽抚养义务，每半年来看看孩子，没有觉察出有什么变化。“先生，他们长得多么像您！”马依每次都这么说。

德纳第也不难更名改姓，他趁此机会摇身一变，成了容德雷特。关于他两个女儿和小伽弗洛什，几乎没有工夫注意还有两个小弟弟。人穷困到了一定程度，相互就十分冷漠，视同游魂野鬼，就连自己最亲近的人，也往往成了朦胧的影子，在生活模糊的背景中难以分辨，容易同无形的东西混淆起来。

德纳第婆娘原本就想永远抛弃两个小儿子，可是交付给马依姑娘的当天晚上，她忽然顾虑起来，或者故意装样子。她对丈夫说：“这么干，可就是遗弃孩子呀！”德纳第却大言不惭，用这种话打消她的顾虑：“让—雅克·卢梭干得更绝！”做母亲的人从顾虑转为不安，她说道：“警察若是来找麻烦怎么办？德纳第先生，你说

说看，我们这么干，能允许吗？”德纳第则回答：“干什么都允许。谁看这事儿，都会觉得跟天空一样明朗。再说了，对这种身无分文的孩子，谁也没有兴趣上前关心一下。”

马依姑娘是犯罪集团中的漂亮妞儿，很爱打扮，家中的陈设既矫饰又寒酸。跟她合居的一个法籍英国姑娘，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女贼，和一些富贵人家来往，颇有口碑，同图书馆勋章和马尔斯小姐的钻石首饰失窃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后来在刑事罪犯档案中相当有名。大家都叫她“密斯姐儿”。

两个孩子落到马依姑娘手中，却一点儿也不委屈。他们有八十法郎的保举，就像任何可供盘剥的东西一样，自然受到照顾，穿得一点儿不坏，吃得也一点儿不糟，几乎被当成“小先生”一样侍敬，跟假母亲比跟真母亲过的日子好多了。马依姑娘也总摆出贵妇的派头，在孩子面前不讲黑话。

他们就这样过了几年。德纳第还真有预见性。有一天，马依姑娘来付十法郎的月钱，他就对她说：“当‘父亲的’应当给他们点儿教育。”

两个可怜的孩子，甚至受到厄运的保护，一直得到温饱，不料猛不丁给抛进人生，不得不自谋生路了。

像在容德雷特贼窝那样大批逮捕歹徒，必然导致一连串搜捕和拘留。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灾难，降临到秘密生活在公共社会下面的丑恶的反社会；犹如一场狂风骇浪，冲垮了这个黑暗世界的许多地方。德纳第的灾难，也殃及了马依姑娘。

关于普吕梅街的那张字条，由马依姑娘交给爱波妮不久，有一天，钟孔街突然来了一帮警察，抓走了马依姑娘和密斯姐儿，整栋楼里形迹可疑的人也都一网打尽。当时，两个小男孩正在后院玩耍，根本没有看到这场洗劫；到了要回家的时候，他们才发现家门封了，整栋楼房都空了。对面铺子的一个补鞋匠招呼他们，将“他们母亲”留下的一张字条交给他们。纸上有地址：“西西里王街

8号，年息代理人巴尔日先生。”补鞋匠对他们说：“你们不住在这儿了。去那儿吧。路很近。左边的第一条街就是。拿着这张字条，问问路就行了。”

两个孩子手里拿着引路的字条，大的牵着小的走了。天气很冷，小手冻僵了，字条也抓不紧，走到钟孔街拐角的时候，让一阵风给吹跑了，天又黑下来，没法儿找到了。

他们就这样流落到街头。

二 小伽弗洛什借了拿破仑大帝的光

巴黎春天常刮起凛厉的寒风，吹在人身上不完全是寒冷，而是冰冻。这种寒风能给晴朗的天气陡增凄冷的气氛，恰如从不严实的门窗缝里吹进暖室的冷空气。冬季那扇阴森的门仿佛还半开着，一阵阵风吹进来。本世纪欧洲第一场大规模流行病，就是在1832年春天爆发的；那年春寒料峭，凛凛寒风格外刺骨：那扇门比冬季半开的门还要寒冷，简直就是一道墓门。人们感到那种寒风挟着霍乱的气息。

从气象学角度看，这种寒风还有一种特点，就是丝毫不排除强电压。这个季节常起大风暴，伴随着疾雷闪电。

一天晚上，这种寒风吹得更起劲，仿佛又回到了一月份，有钱的人重又穿上大衣；而小伽弗洛什还穿着那身破布片，立在一家理发店门前出神，冻得愉快地打着哆嗦。他当作围巾围在脖子上的，不知是从哪儿弄来的一条女式羊毛披肩。小伽弗洛什那副样子，好像在由衷地欣赏橱窗里的一个蜡人新娘，看那新娘敞胸露怀，头戴橘花冠，在两盏灯之间旋转，向行人投来微笑，而其实，小家伙眼睛瞄着店铺，看看能不能顺手牵羊，从柜台“摸走”一块香皂，好拿到郊区理发店那里卖一苏钱。他时常靠一块香皂吃顿饭。这种活计他挺拿手，说是“给理发师刮胡子”。

他眼睛一边欣赏新娘，一边瞟着那块香皂，嘴里还一边咕哝：“星期二……不是星期二……是星期二吗？……也许是星期二。……对，就是星期二。”

谁也没有弄明白过，这种自言自语究竟是什么意思。

这种自言自语，也许偶然涉及他最后那顿饭的日期，那就意味着三天没吃饭了，因为这天已是星期五。

店里有一炉旺火，暖烘烘的，理发师正给一名顾客刮脸，他不时瞥过一眼，瞧瞧那个敌手，那个冻得发抖、双手插兜、心里显然在打鬼主意的没脸皮的野孩子。

伽弗洛什正端详新娘、橱窗和温德索香皂的时候，忽然来了两个穿戴相当整齐的孩子，他们一高一低，比他个头儿还矮，看样子一个有七岁，一个有五岁，胆怯地拧动门把手，走进店铺，不知道问什么事儿，也许是请求施舍，说话哼哼唧唧的，不像祈求倒像呻吟。他们两个同时开口，话又讲不清楚，小的抽抽搭搭语不成句，大的又冻得牙齿咯咯打战。理发师转过身，满脸怒气，右手还举着剃刀，左手推着大的，用膝盖顶着小的，将两个孩子赶到街上，关上店门，恨道：

“闲着没事儿，来把人家屋子都倒腾冷啦！”

那两个孩子一边哭一边往前走。这时，天上吹来一片乌云，淅淅沥沥下起雨来。

小伽弗洛什追上去，招呼他们说：

“你们怎么啦，小鬼？”

“我们没有地方睡觉。”大的回答。

“就为这个？”伽弗洛什说道，“这可不得了。这也值得哭鼻子吗？两个都是傻瓜怎么的！”

伽弗洛什一副略带嘲笑的高傲态度，以怜惜的权威口吻柔和爱护的声调说：

“小娃娃，跟我来。”

“是，先生。”大的说道。

于是，两个孩子跟他走了，就像跟随大主教似的。他们不再哭了。

伽弗洛什领着他们，沿圣安托万街朝巴士底广场方向走去。

伽弗洛什边走边回头，狠狠瞪那家理发店一眼。

“那条老鲑鱼^①，简直没长人心，”他咕哝道，“他是个美国佬。”

伽弗洛什打头，他们三人鱼贯而行；一个姑娘见了咯咯大笑起来，未免对这一伙人失敬了。

“你好，公共马车姐儿。”伽弗洛什回敬她一句。

过了一会儿，他又想起那个理发师，改口说道：

“那畜生我叫错了，他不是鲑鱼，而是一条蛇。理发匠，等着吧，我去找个锁匠师傅，给你的尾巴安上一个铃铛。”

他跟那个理发师怄气，见什么都发火。他跨过一条水沟时，碰见一个长了胡须的看门婆，看她拖着扫把那样子，真够资格上布罗肯峰^②去会浮士德，于是，他就吆喝一句：

“夫人，您这是骑马出门啊？”

话音刚落，他又一脚踏下去，将泥水溅到一个过路人的亮皮靴上。

“小坏蛋！”那过路人十分恼火，嚷了一声。

伽弗洛什鼻子从围巾里抬起来，问道：

“先生要告状吗？”

“告你！”过路人说。

“衙门关门，我不接案子了。”伽弗洛什答道。

然后，他沿着这条大街继续往前走，瞧见一个大门洞下有个十三四岁的女叫花子，浑身冻僵了，衣裙太短，双膝都露在外面。小女孩开始长大，腿不该露出来。年岁增长往往这样捉弄人，恰恰到了赤裸显得不雅观的时候，裙子变短了。

“可怜的姑娘！”伽弗洛什说，“恐怕连条裤衩都没得穿。接着，先围上这个吧。”

① 理发师绰号“鲑鱼”。

② 布罗肯峰：德国哈茨山最高峰，相传每年4月30日至5月1日的夜晚，巫婆在那峰上聚会。歌德在《浮士德》中有描述。

他说着，将暖乎乎围在脖子上的羊毛围巾解下来，扔到女叫花子冻紫了的瘦肩头上；这样，围巾又变回去，成了披肩。

女孩怔忡地望着他，接受披肩却未吭一声，人穷苦到了一定份儿上，往往麻木迟钝了，受苦不再呻吟，受惠也不再道谢了。

这样一来：

“噤噤噤噤！”伽弗洛什发出声来，抖得比圣马尔丹更厉害：圣马尔丹至少还留下半件大衣^①。

他这一“噤噤”，阵雨越发恼火，下得更凶了。这种天太坏，还惩罚善行。

“真可恶！”伽弗洛什嚷道，“这是什么意思？雨又下起来啦！仁慈的上帝呀，再这样下下去，我可要回娘胎里了。”

他又往前走。

“左右都一样，”他说着，望了一眼蜷缩在披肩下面的女叫花子，“她那身大衣还不赖呢。”

他抬头望了望乌云，嚷了一声：

“没辙啦！”

两个孩子亦步亦趋跟在他身后。

他们经过安了密实铁丝网的橱窗，显见是面包铺，因为面包和金子一样，要用铁栏保护起来，伽弗洛什转过身：

“对了，小娃娃，晚饭吃了么？”

“先生，”大的回答，“早饭之后，到现在没吃东西了。”

“你们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怎么的？”伽弗洛什郑重其事地又问道。

“先生不要乱说，我们有爸爸妈妈，只是我们不知道他们住在哪儿。”

“有时候，知道还不如不知道。”伽弗洛什说道，表明他很有

① 圣马尔丹（约315—397）：图尔主教。据传他将大衣分一半给一个穷人。